

刘文飞 译

# “ 面 事” 代





# “百事”一代

[俄罗斯] 维·佩列文 著  
刘文飞 译



991553

人民文学出版社

7-R96/08

(京)新登字 002 号

В. ПЕЛЕВИН  
GENERATION 《П》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АГРИУС, Москва,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事”一代/(俄罗斯)维·佩列文著;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

ISBN 7-02-003362-8

I. 百… II. ①佩…②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439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2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5.00 元

## 致中国读者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这样一则中国谚语,但它在俄罗斯却是被经常引用的:“乱世一代,该受诅咒。”《“百事”一代》一书,就是关于这样一代人的故事,但它所描写的,却不是这一代中“该受诅咒”的那部分人,而恰恰相反,是那些由于社会的变化而在生活中获得了成功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些认为自己获得了成功的人。

毫无疑问,近十年间俄罗斯各种改革的一个积极后果就是,它们在今后数十年里都将不断地为幽默作家们提供灵感。然而,关于这些改革若想写出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则需要那样的作家,他得具备描写经济诈骗的天赋,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具备那种描写伟大战争的天赋一样。我并不具备那样的天赋,因此,你们不要在我的书中寻找对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所作的深刻分析。此书所描写的不是社会的转型,而是智慧的转型,这智慧在忙于解决现实生活急速变化条件下的生存问题。

请大家想像一下这样一个国度,其所有国民没有走出家门,就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侨民。他们并未挪动一步,却落入了一个完全别样的世界,这世界施行另一些法则,——更常是没有任何法则的。这个世界自电视屏幕走进了每家每户,这电视为金融金字塔和女人卫生巾做广告,为民主政治家们做广告,并顺便向那些在几个月的改革中丧失了其所有积蓄的人们解释说,不应该害怕困难,因为困难是暂时的,——在过渡时期总会出现

这样一些困难,这个过渡时期就像是一次旅行。电视还解释道,我们正在向何方旅行,——是在西游,虽说,在那些了解西方真实生活的人士那儿,这种解释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大的怀疑。俄罗斯的“西方”打一开头就是一个虚拟之物,这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天堂,通向它的道路就是犯罪性的富裕方式。每天拖着国家驶向这个想像目的地的火车头,就是电视。

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但我不敢冒险列出它与我所喜爱的那部中国小说的相似,因为我在实际上所看到的,只有区别。

在那部中国小说中,一只猴子开始了旅行,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只猴子的身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我们可称之为人类特征的东西。在俄罗斯版本中,正如从该书的头几页上就能看出的那样,所发生的一切恰好相反,——为了去适应新的社会,人不得不努力地获得诸多猴子的特征。

中国版旅行的目的是精神上的。孙悟空陪伴唐僧西游,是为了取回真经,如果说,经书原来是些不著一字的白纸,这使行僧们感到吃惊了,那也仅仅因为,他们还不懂得,何为真经。俄罗斯版旅行的目的则完全是物质上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获得大笔的金钱,如果说,旅行家们所有的金钱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普普通通的纸(本书在俄罗斯的面世恰逢1998年的危机),这使他们感到吃惊了,那也仅仅因为,他们还不懂得,电视告诉给他们的并不总是真话。

最后,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版本中,行僧们在空间里移来动去,走过许多国度。而俄罗斯版旅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虚拟性。这旅行只在电视观众的大脑中进行。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电视一刹那间被关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阵清醒,脑中就会闪出一个谜底,意识到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突然爬起来走

向西方或东方的，它反正注定要留在它一直所在的地方。而当电视渐渐开始播放完全不同的其他一些节目时，要理解这一点就完全是简单的了。

《“百事”一代》的主题，就是人的智慧以及作用于这一智慧的手段，就是商业的和政治的广告。但是，这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艺术的分析，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他受命运的左右成了这种作用本身的设计者之一。这甚至不是分析，而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我希望读起来会感到有趣和开心的故事。如果这本书具有道德，那它就是这样的，——不能去操纵别人的智慧，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此类操纵的牺牲品。这是一条也许会被唐僧称之为因果报应的法则。

此书有多大的可信度呢？为了自己的安全，我竭尽全力不让主人公有准确的生活原型。其结果，谁都想在主人公的身上辨认出自我来。此书于一九九八年出版后，我不得不多次去与一些人交谈，那些人不仅在某位书中人物的身上认出了自己，而且还感到困惑不解，问我是如何了解到有关他们的生意或生活方式的这些细节的，他们认为，这些细节原来完全是秘不示人的。后来，又开始出现了一些巧合，我在夜间还能安安静静地睡觉，这仅仅是因为，此书出版于这些事件之前，而不是之后。这证明了俄罗斯文学又一个传统特性，即：在俄罗斯，作家所写的不是小说，而是脚本。

我自己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理论，它完全是不科学的。我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主要任务就是拯救主人公。在《“百事”一代》中，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他所误入的领域过于黑暗、过于危险了。我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给主人公留下获得拯救的机会。在未建成的高塔的顶部，从睡梦中醒来，他还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我认为，读完这本书后，你们会同意，这

样的希望已经不能算少了。

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的是,我这本没有条理的书被译成了中文,中文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作品,那些作品塑造出了作为个性的我。我衷心地祝愿中国读者幸福。可幸福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无论广告如何许诺,在商店里寻找幸福是徒劳无益的。幸福离我们很近,比我们感觉的要近得多。它就在我们身上。我们,人类,实际上就是这种幸福,这种幸福暂时可能以其他方式存在。我非常想写一写这种感受,但我又害怕,一本以此为主题的优秀之作,就像在唐僧的时代一样,会是一擦不著一字的白纸。

维·佩列文

2000.11

# 完全别样的风景

——译本序

苏联解体之后,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不平稳过渡,俄罗斯社会出现了全面的危机,生产萎缩,国力下降,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从前,俄罗斯的国际影响也相对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文学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其社会地位和作用似乎也在逐渐下降。在苏联时期,一部经典名著或一位走红作家的作品,往往一印就是百万册,《新世界》等文学杂志的发行量曾达数百万。而如今,除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科幻小说外,当代文学作品的印数一般都在数千册,文学期刊大多亏损,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俄罗斯严肃文学中没有畅销作品。

然而最近,俄罗斯文坛上却突然杀出一匹黑马,他的数部长篇陆续推出,印数达数万册的三卷本文集也紧接着面世,且销路很好。在大学图书馆和地铁车厢里,在广场和街边的长椅上,随处可见有人在捧读他的书;在莫斯科的书店里,他的作品总是与那些侦探、言情、科幻和翻译小说一起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街头的每个书摊上都有他的书;在谈到当今俄罗斯文学有何可读之书时,我的一些俄罗斯朋友,从外企的年轻翻译,到科学院的老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他的作品,并称他为当今俄罗斯严肃文学中“惟一的畅销”。还有人无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疯狂阅读这位作家的读者中,不乏那些“在近些年除了电话号码簿外



什么也不读的人”。

这位年轻作家就是维克多·佩列文。佩列文生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后就读于高尔基文学院，现为自由作家。他已发表的作品，除了这部《“百事”一代》外，还有《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黄色箭头》、《蓝色灯笼》和《昆虫生活》等。

佩列文作品的畅销，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琢磨的“理由”。首先，他的作品都是反映“最新”的现实生活的，其主人公多是些最具“时代特征”的现代青年，他们或是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即我们所言的“大款”），或是“白领”、广告人、影视人等现代“雅皮士”（YUP，即“都市年轻职业人士”），同过去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和充斥当今文坛的帝王将相相比，佩列文的小説主人公及其生活对于青年读者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其次，佩列文的作品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小说的语言随意、机智，并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很能迎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阅读时尚；与大多数畅销作品不同，佩列文的小説并无充满悬念的情节，而多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连贯或不连贯的叙述；更为突出的是，其主人公或行动或言语，所传达的都是一种非常随意和无所谓的心态，似乎他们不再在意和热爱什么，同时也不再拒绝或仇恨什么了。这种“后现代”的生活态度，对于当今的俄罗斯青年来说是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佩列文曾在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小说，结果引起广泛的反响。据说，俄罗斯百分之九十的网民为都市“雅皮”，他们是佩列文的读者和拥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网上发表评论，称佩列文的作品为“我们的语言”。最后，商业化的炒作对于佩列文的畅销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出版佩列文作品的“瓦格里乌斯”出版社，是苏联解体后迅速涌现出的数百家私人出版社中最为成功的一家，现已成为新俄罗斯文学最权威的出版机构之一。该社凭借强大的经

济实力,为推出佩列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如在图书展销会上作重点介绍,举行作者签名售书活动,在报刊上组发关于他及其作品的争论文章,等等。在“瓦格里乌斯”出版社于莫斯科国际书展期间散发的一份新书目录上,就有对佩列文的宣传,在作家头像的一侧,附有这样的文字:“维克多·佩列文被称为‘三十岁一代中最著名、最神秘的作家’。作者本人也倾向于同意这样的看法。”

《“百事”一代》是佩列文的代表作,写的是一个名叫瓦维连·塔塔尔斯基的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变化。小说主人公和小说作者一样,也是高尔基文学院的毕业生,但是,在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剧变后的新现实里,在迅速商业化的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纯文学这碗饭是难以吃下去了,他便受雇于一个车臣商人,在售货亭里卖香烟(小说中,塔塔尔斯基曾叹着气对他的老板说,如今有点文化的人,“早就都去地铁站边卖香烟了”)。与文学院老同学莫尔科文的偶遇,改变了塔塔尔斯基的生活轨迹,他步入广告界,开始为国内外的诸多著名商标写广告词。他先后在多家广告公司工作,他为之费过神的商标有“雪碧”饮料、“国会”香烟、“奔驰”轿车、“雀巢”咖啡、“碧浪”洗衣粉、“丹碧丝”卫生巾、“耐克”运动鞋、“索尼”电器等十几种,后来,他有了吸毒、嫖妓、开“奔驰”等嗜好,也目睹了多次暗杀,得到了格瓦拉魂灵的指点,还在幻觉中攀登巴比伦塔,见到了女神伊什塔尔,并最终成了她的“人间丈夫”,成了大权在握的广告业老板。但是,小说作者的主旨,显然不是给出一部塔塔尔斯基的“成功史”。这部小说情节松散,还插入了许多神话成分和主人公吸毒后的幻觉描述;与此同时,叙述者的客观态度或曰超然态度又是显而易见的。这样一来,对这部小说作传统的主题归纳就显得很困难了,似乎也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任何一个作家总

是在寻求与读者的交流，总想告诉我们一些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还是希望读者对他的作品进行一番解读的。现代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意，或曰越来越随意，现代作家也越来越主观，或曰越来越个性化，因此，解读出歧义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了。不过，面对佩列文的《“百事”一代》，我们至少可以作如下三个层面的理解：

首先，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仍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巨变：车臣人进莫斯科城做起生意，各个派系的黑手党争斗不止，有人暴发，暴发了之后被杀，“每天都有人被放倒”；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小说中今昔对比的细节很多：土耳其假冒的德国皮鞋中有一双质量很好却样式难看的苏联皮鞋，外国名车车河中的苏联破汽车像是垃圾，前苏联秘密研究所现为广告公司所占，房间里的瓷砖和壁纸“还记得苏维埃时代”……政治家频繁更替，且均无责任心，国家没有生产，却有着丰富的商业活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商品一起广泛渗透进俄罗斯社会，“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可怕的不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虽然体现出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对社会的整体走向却也抱有某种忧虑，对于曾视“可乐”为“自由滋味”和“民主象征”的一代人来说，作者和小说主人公所流露出的这一心态是值得思索的。

其次，小说展示了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异化过程。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曾以其不屈的抗争精神和不懈的创造能力而著称，但在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到来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对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捍卫。主人公名字的来历，就已预示了这种人格分裂的出现，塔塔尔斯基的父辈就已在心目中调和着列宁的理想和阿克肖诺夫的自由思想。在集权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尚有独立人格，而在商业社会中，他

们却失却了自我。塔塔尔斯基渴望过“双重生活”，吸毒和写广告词都让他上瘾，是一种异化，而那些“前意识形态工作者”，现在却纷纷成了“黑色公关”能手，成了广告界的主力军，也许是另一种类型的异化。

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未来人类社会的反乌托邦象征。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金钱就是决定人类生活的“第四维”，金钱又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样东西——电视和广告——紧紧地拴在一起。电视，导致了人的生活 and 感受的“心理共振”，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强制机构”，电视是假肢，是毒品，电视和广告一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同一性”，构成了一个虚拟的、不真实的世界。当初，人类未能建成巴比伦塔，是因为语言出了问题，而今天，人类似乎已经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便是广告和电视。那么，这意味着人类已经有能力建造新的巴比伦塔了，还是预示着我们将再一次触怒上帝呢？

就这样，佩列文从对一国现实社会的描写走向了对整个人类未来的象征，从对社会现象的拼接和罗列走向了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忧虑。在这里，我们才隐约感觉到了俄罗斯文学强大的道德传统在佩列文作品中的折射和延续。

《“百事”一代》体现出了较强的后现代写作风格。佩列文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似乎就是无禁忌，有人认为，他作品的语言是各种低俗词的“杂烩”，是俄语和英语的“拼盘”，与纯洁的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去甚远，有人却说，与俄罗斯文学语言相去甚远的不是佩列文，而是当今的俄罗斯口语，佩列文不过对这一新的语言现象做了“历史性的记录”。佩列文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无顾忌的“引用”。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认为，当今的一切都是对过去的重复，因此，拷贝过去是正常的，也是无可指责的。在《“百事”一代》中，除了格瓦拉的长篇大论、对旧文稿《吉哈马

特—2》大段大段引用、一个又一个广告词创意之外,连有些章节的题目也是“借用”的,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设计台》、《HOMO ZAPIENS》和《太堡人》也是利用外来词做的拼接。甚至连小说的题目和封面,也都带有某种浓重的后现代味道:小说的原文标题为《Generation “П”》,是英、俄两种语言的组合,其中的俄语字母“П”是俄语“百事可乐”一词中的第一个字母,这个题目表明,小说描写的是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新一代俄罗斯人。小说原作的封面,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商标图案作底,中间是拉美革命领袖格瓦拉的头像,格瓦拉的帽子上有一个“耐克”商标,封面下方则是一个红蓝对称的中国阴阳符号,封底还有这样一句话:“在阅读本书时可能产生的所有思想,亦属作者版权所有。”

种种迹象表明,佩列文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在进行一种消解,在他那里,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模糊了,官方的宣传文学和持不同政见的抗议文学这两种传统同时遭到了扬弃,小说体裁的诸多内在规定性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相对于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人将佩列文的创作定义为“后社会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不过,在他的消解之中,分明又有着淡淡的怀旧;在他的嘲讽之中,似乎又流露着深深的担忧。

在《“百事”一代》的第一章,作者曾这样写道:“不能说他们(指不再信仰永恒的“别人”,“其中包括那些曾教导塔塔尔斯基要向永恒看齐的人”——引者按)背叛了自己先前的观点,不能这样说。先前的观点所朝向(观点总是有所朝向的)的空间,本身就倾塌了,消失了,在智慧的挡风玻璃上没留下任何细小的斑点。四周闪烁的是完全别样的风景。”我们感到,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百事”一代》的作者通过他的小说给我们展示出的,正是这样一片“完全别样的风景”。

《“百事”一代》充满跳跃的情节和虚幻的场景,有些地方,译者在读了数遍之后仍感到难以理解;小说反映的是俄罗斯最新的现实和这一现实中的人物,这就要求译者对当代的俄罗斯社会有深入、直接的了解;作者有意无意间使用了大量的行话、黑话,甚至脏话,还有大量的最新外来词,有些词在各种俄语词典中都很难查到;作品主人公和作者一样,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他苦思冥想出的广告词大多是双关的或暗喻的,有时简直难以翻译。所有这一切,都使本书的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甚至非常危险的工作,加之译者水平有限,若无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编辑的信任、督促和帮助,译者是断不敢下笔翻译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研究员的帮助。

刘文飞

2000.10

## 为中产阶级而作

文中提及的所有商标均属其可敬持有者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利均受保护。商品之名称和政治家之姓氏非指市场上的实有产品，而仅属商业—政治信息空间诸因素的投射，而这些投射又是作为个人智慧之对象而牵强获得的。作者请求读者仅从此一角度理解这些投射。其余的吻合纯属偶然。作者的意见与他的观点可能不符。

我是伤感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所指；  
我爱这个国家，却难以忍受我的目睹。  
我非左翼，也不是右翼。  
我今夜就这样坐在家里，  
迷失于那个没有希望的小屏幕。

——莱昂纳多·科恩<sup>①</sup>

---

<sup>①</sup> 原文为英文。科恩是加拿大当今一位歌手；文中“小屏幕”指的是电视。



# 目 录

---

---

“百事”一代	(1)
设计台	(9)
吉哈马特—2	(24)
伊什塔尔的三个谜语	(37)
穷人	(52)
通向自我的路	(72)
HOMO ZAPIENS	(92)
静静的港湾	(113)
巴比伦邮票	(134)
小沃夫契克	(153)
养蜂业研究所	(173)
穿裤子的云	(192)
伊斯兰因素	(218)
剧变的日子	(250)
金色房间	(277)
太堡人	(299)